

退而不休

煥發生命附加價值

◎ 梁中英

我是上個世紀五〇年代被娶為黃岡媳婦的，不問而知，我已享高壽，過退休生活已經有很長時間。若問我退休生活過得如何？我會不假思索的得意回答：活得精彩！

拜近代醫藥發達所賜，人生百齡已非難事，我輩軍公教人員在精力仍十分旺盛的年紀便要及齡退休，將職位讓給後輩。退休後的漫長歲月如何打發？難道真要像南宋詞人辛棄疾有名的《西江月》所說：「……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乃翁依舊管些事兒，管竹管山管水。」嗎？

醉固傷身，遊多會覺疲累，睡久有礙健康，祇管竹和山水又嫌太孤單寂寞，而且老人長期獨處，最易罹患老人癡呆，這可是害兒孫又累自己的可

怕病症，我輩退休老人必須特別注意防範。

如何善用生命附加價值是近年因人壽延長衍生出來的新鮮話題，意謂我們的生命價值已在職場上揮灑過，

退休後的時間和精力應視為生命的附加價值。我之所以肯定自己在退休歲月裡活得精彩，正因為我找到了最能煥發生命附加價值，並將之作為最徹底、最有意義運用的所在——社會公益團體。退休後我不但沒有縮減人際關係，反而把活動範圍擴大，在社會公益團體中不停與志同道合的友儕良性互動，怡然晏然，日子過得自在愉快，還能對社會有所建樹。願將廿數年來參加社團的經驗歸納為要點，與黃岡鄉親們分享。

選擇條件合適的社團

社會公益團體名目繁多，宗旨不一，應按自己的個性、興趣與專長加以選擇。我從教授職位退休之初，順應親友們的慫恿推介，加入過幾個社團。當時我家累尚重，需要獨力照顧罹癌的丈夫和高齡的父母，所謂社團活動不過是當一名叨陪末座的會員，偶爾去開個會捧個場而已，後來各方面的責任先後告終，我成了再無牽掛的單純退休人士。兩個兒子已各自成家，我去插手，便成多餘。因此決定將往後的生命附加價值全部獻給社會公益。

我一直抱持「利他」的人生觀，「利家人」的階段既已告一段落，我要去「利社會」了。生活中必須「利他」有成，我才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生命附加價值實在不少。

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我選定兩個社團作為投注心力的重點；其一是一「台北市高雷同鄉會」，「高」是廣東茂名市（古代稱高州），「雷」是湛江市（古稱雷州），我是粵西信宜人，隸屬高州，所以這是我鄉親組



梁教授於廣東省茂名市參加台灣兩地文化和經濟學術會

成的社團；其二是「台北市梁姓宗親會」及其擴大的組織「世界梁氏宗親總會」，這宗親團體不分省籍，只要姓梁，便視同我太祖祖康伯公的裔孫而親如一家。

上述兩個社團之外，我還有一個必須永遠列名的團體——「台北市黃岡同鄉會」，這是外子劉俊三的同鄉會，我以眷屬身份曾隨他入會活動多年。他離世後承蒙鄉長們不棄，選我為理事，有為俊三補缺之意。念及俊三生前特別濃厚的愛鄉情節，我也很重視黃岡鄉長給我的榮譽，祇要我在台北，接到通知，一定依時出席理

監事會議。徐文或將軍鄉長擔任理事長後，每年推出一本頗有份量的《黃岡會訊》，繼任的樊楚樵理事長更將之擴充內容，美化版面，會訊惠賜我抒發所見所感的篇幅，我必如時交卷，和黃岡鄉親共享至真至誠的心聲。但我畢竟是一個未改本籍、未冠夫姓的黃岡媳婦（我在台灣和俊三結婚得早，日治遺風仍在，到區公所辦理登記，若不註明「不改本籍、不冠夫姓」八個字，我的身份證立刻就得改為湖北黃岡縣的劉梁中英），自己那份對「廣東信宜」本籍和「梁姓」的深愛難以割捨；還有一層，我一個媳婦角色在那麼多黃岡大老面前指手畫腳，也有越俎代庖之嫌，做人要懂分際。因此我只能保持較低姿態和黃岡同鄉會維持聯絡，而將大部分心力投注於高雷同鄉會和梁氏宗親會。

先同鄉會後而宗親會

從一九九四到二〇〇三整整十年，我在高雷同鄉會為兩岸的鄉親做貢獻（內中有六年擔任同鄉會的理事長）。當時正值大陸經濟起飛的初階，我們家鄉僻處粵西，一切仍相當閉塞落後，我經常帶領旅台鄉親不

辭勞苦的回鄉做些點燃火種的工作；以演講及發表文章的方式宣揚可貴的中華傳統文化，以整修家鄉學校、獎教學提升教育素質，連我自己最外行的企業投資也插上一腳，開墾坡地、種植果樹，目的無他，祇想為信宜山城增添幾個樣板台商而已。十年下來，工作成效是相當顯著的，除了經營果園乏善可陳，最後不了了之以外，其他當初接受我們點火的地方已有熊熊火勢，但期間我出力還要大筆出錢，一輩子的有限積蓄已花費殆盡，必須告退下台，把領導同鄉會的責任交給接棒的旅台高雷鄉親。

在為高雷同鄉會服務的同時，我已在梁氏宗親會當上常務理事，二〇〇二年趁茂名市擴大舉辦荔枝節的機會，我以台北市高雷同鄉會理事長身分，帶領台、港、澳、廣州市、山東及廣西的梁姓宗親，到我信宜高嶺村梁氏宗祠懇親座談，一路上備受茂名、信宜、化州、湛江各市政府機關高規格的热情接待。有過這次活動，宗親會同仁自然對我更為刮目相看。後來我結束同鄉會服務，向宗親們宣佈；從此將心無旁騖，完全專注於宗親會，大家給我的掌聲是由衷的熱

烈。

事實證明，我在年近古稀時段，擺脫同鄉會繁瑣的事務性工作，是正確的，生命的附加價值必定有其逐漸衰退的趨勢，越到後段，越要珍惜使用。

量力而為不逞強過勞

將服務重心移向宗親會，我主要的活動地點仍是大陸，但不再限於粵西高雷地區而是全國南北各省，有時更遠及東南亞各國及美加。到處的梁姓宗親都渴望瞭解自己源遠流長（梁姓得姓已有二千八百多年），血脈相連、忠孝傳家，特重建祠修譜的梁氏文化，我的特長恰好正是一枝筆和一張嘴，所以各地宗親邀請我去，我能提筆就寫、張口便說，將梁氏民族文化深入淺出的詮釋得條理分明、動聽感人。對我這已無積蓄，僅靠退休俸過日子的老教授而言，這祇須提供腦力智慧，毋須再出錢的公益真是最合適不過了。

把生命附加價值完全獻給宗親又已十年，期間台北市梁氏宗親會已多次換屆。同仁們要捧我當理事長，都被我婉拒了。社團領導壓力重，還必



世界梁氏宗親會副會長梁中英教授與深圳梁氏文化促進會秘書長梁群英合影

須領頭大筆捐輸才幹得痛快有面子，我有過六年同鄉會理事長的經驗已經足夠，來到宗親會，一心祇想幹點實事，而不在于任何名位了。但沒個名義，出去也不好代表世界梁氏宗親總會，因此我向同仁們表白：「每屆新理事長當選就職，別忘了給中英大姐一個副理事長的頭銜。」

退休老人參加社會公益團體，應該知所進退、量力而為，就算當上理事長或會長，也不能事必躬親的逞能，弄到身心俱疲過勞，那就不是煥發生命附加價值而是提早結束生命了。

安享尊榮的耆碩高位

隨著大陸經濟騰飛的大好形勢，如今各省發財的梁老闆越來越多，富而求貴，大家開始熱心公益，博取好名聲，所以各地大大小小的梁氏會已如遍地開花，一片錦綉。我可以自豪的說一句；中國沒有任何姓氏的宗親會能有我們梁氏這樣的盛況。我作為辛勤十幾年的播種耕耘者之一，這處豐收的滋味實在太甜美了。

宗親會是重視尊老敬賢的倫理組織，我們逐漸年紀大了，形神耗損，再無太多精力可以奉獻犧牲。但我們至少可以受之無愧的登上耆碩高位，繼續享受宗親會晚輩的重視與尊敬。現在我經常受邀到各地參加梁氏會的成立大典或週年慶祝，我會對下請帖或簡訊的兄弟說：「你們搭好高台，鋪好紅毯，插好鮮花，大姐我一定準時上台。」邁出健步，神采矍鑠亮相的大姐能使大家情緒高昂，歡聲四起，多少還是有一些剩餘價值的，我要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使那漸見遞減的生命附加價值在需要我的地方繼續發一點熱與光。